LIBRARY OF PRINCETON
APR 18 1967
THEOLOGICAL SEMINARY

Folio
PL2716
.W24
v.3

Ch'ung Wang
Lun heng

THEOLOGICAL SEMINARY

論衡卷十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

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言爲之乎
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
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
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
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
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
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
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
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
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
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
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

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僞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徇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躧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彊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閭門之士卻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

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郤到魏文侯式之郤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閭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彊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

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卻軍還眾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為呂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閭卻彊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

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駮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

不皆櫟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夫人所不能為養使為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為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憍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

秦以貪王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刦殺之患太公之
術致刦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聞太
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
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
馬者不進拔劒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
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
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
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
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
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
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
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

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疎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㰚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㰚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尙者法度也人爲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

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擱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

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㵎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

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色厲內荏作爲操止像類賢

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
乎寵擱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
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
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
敢發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
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爲
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
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
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
之性不可闕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
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
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己者已失防備也然則

人君劫於臣已失法也備溺不閑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

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已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歸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為不

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當不受
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
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已不貪富引前辭十萬
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
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受堯天
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
而曰已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
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
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

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謂者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
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
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晝
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
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
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
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
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
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
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
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意無冀

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

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時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

者與又言其閒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閒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閒乎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閒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

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遨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為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

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尙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尙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也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已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譏鵝曰惡用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鶂鶂之肉仲子聽旣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嘗食也今旣食之知其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

也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
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
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
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
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
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屨纑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
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晳議論故避於
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纑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
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晳不疑仲子不處不食
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
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
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

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槁壤飲盜宅中之黃泉蚓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賫食而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爲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遁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

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修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臥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十終

論衡卷十一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

之眾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烟
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
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
天乃爲柱如觸不周上極天乎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
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古
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鼇獸也
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
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
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
能刺之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
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
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

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
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
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涬濛澒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
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尚
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
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
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
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
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
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
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
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土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稗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眞僞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

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昆侖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昆侖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鄮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甞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

信也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
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
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
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
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
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
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
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
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徒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
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
雒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
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

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案

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

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

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
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爲晝乎日晝行十六
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
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
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
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
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
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旣以倚
蓋喩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
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
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
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

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橑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

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出遠者爲
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
遠若屬矣日以遠爲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
而不見陸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
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
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
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
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
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
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
下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
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

民以爲高南方爲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一有下字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

樹之上扣棟下扣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
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
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
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
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
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
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
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
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
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爲效又
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
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曰日旦出扶桑暮

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磑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

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
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
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
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
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
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
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
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
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
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
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磑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行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

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日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
故行求古者質朴鄰國接境鷄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
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
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行曰天之
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
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
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烏火中無
生物生物入火中燋爛而死焉烏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
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
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
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燋枯腐朽如生日蝕時

既月晦常盡烏兎蟾蜍皆何在夫烏兎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
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
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
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
爲有烏月中何爲有兎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
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
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
月說日蝕之變陽弱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
月晦光既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
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
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蝕蝕
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

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
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
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月
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
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
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
其初食崖當與日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
及日掩日崖須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
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
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
下望見其形若斗筐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
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

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霣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並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

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為一無為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為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況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為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即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

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眞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
山海經則虛言眞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並出且日火也湯
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
也十日處其上宜燋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
燋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眞日也且禹益
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
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
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
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
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霣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
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
修之曰星霣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霣如

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孔子之
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
如雨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霣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
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霣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
位著其文謂霣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烏烏
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
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烏之
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
之將遠失其實也如星霣審者天之星霣而至地人不知其爲
星也何則霣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霣如在天時是時
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眞
死人然則霣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霣者非星而徙正言

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霣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霣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霣石爲星則謂霣爲石矣辛卯之夜星霣爲星則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霣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日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爲星何以驗之當時石霣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

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實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爲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雲雲繁爲雨猶甚而泥露濡污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沲矣二經咸言所謂爲之

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荅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為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劾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為獨以情自敗曰富

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
宋聞石實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
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眾星同光耀獨謂
列星為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
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
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
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
國各以小大為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
為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為雲雲繁為雨猶甚而泥露
濡污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
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沲矣二經咸言所謂為之

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答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爲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眾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劾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爲獨以情自敗曰富

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
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
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
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
材俱以嫉妬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
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
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
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
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
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
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

則奸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性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善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為賢非者為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歉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貰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為從彊秦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為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

何以加之太史公敘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皐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禩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僞而伺其奸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見后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

理數局上之基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源禽獸藏
山畋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
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
同何以覺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
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
設節者可知飾僞無情者可辯質誠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者
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辯人君好辯佞人學求合於上也人之故
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上上奢已麗服上儉已不飾今
操與古殊朝行與家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廷之行察共親之節
明事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奸僞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變所設前
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

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
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
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人也何則
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已曷爲毀之苟不利於已毀之無
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
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
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
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
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不
毀於將將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之危人安之毀危奈

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己欲故廢不言常騰譽之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臥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鬬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

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為世雄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為佞者皆以禍眾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郡昔廬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

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
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爲僇矣何名之養義
廢德壞操行隨辱何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
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
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
穿鑿垣墻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盜
易知人君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
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
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佞人材高論說麗美
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
下對鄉失漏際會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

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誤設計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論衡卷十一終

論衡卷十二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栗栗

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已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勑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爲材不

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賁育當敵不待輔佐使相將知力若日之照幽賁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已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閥閱所能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廷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修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

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
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恥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
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洎入文吏之科
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
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
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
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
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
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
家成室就召署輒能徇今不顧古趨讎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
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
文吏讙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

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爲異事詭手暫爲卒睹顯露易爲者猶憒憒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有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爲幹吏以朝廷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

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爲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

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洿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雞雞

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為禹決江河不秉鑺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鑺鍤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為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擿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頴出頴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為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

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庠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過

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賫錢百並為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為富人饒美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為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為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為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

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姦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為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慚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為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飡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飡人之祿故曰素飡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庭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飡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二則畏罰不敢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郤為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為將貪官顯義

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
位素飡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
勉爲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遠遠而近諫禮諂之語此則
郡縣之府庭所以常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扎之能而治定
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庭此亦報上之效
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乃
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墻壁也屋廡則用斧斤墻壁則用築
鍤荷斤斧把築揷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荷謂治文書者報上
之效驗此則治屋廡墻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
築鍤鈞也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祿文吏
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麤量
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願之夫先王之道

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
且儒生之業豈徒出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
奇也蒸所與衆山之材幹同也代以爲蒸熏以火烟熱究浹光
色澤潤燔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刺錦之未
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
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
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
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
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
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
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
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强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

始熟曰粟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
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未成飯氣
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米未爲飯也知心
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
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眾石之間工師鑿掘鑪
橐鑄鑠乃成器未更鑄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
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
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
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
斷木爲槧析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苴之物也
彫琢刻削乃成爲器用況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不入師
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庭植笮樹表之

始熟曰粟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未更鑄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槧析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爲器用況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庭植笮樹表之

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曰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爲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爲短不悟於已未足論衡訓之將使懊

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闇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爲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其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亡夏而紂棄殷滅周

者何王也周猶爲遠秦則漢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爲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迄今幾載初受何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籍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爲貴也事不曉不以爲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爲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

演爲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
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連
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漢興幾年而復立宣
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一篇名爲何易此時易具足未
問尚書家曰今旦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
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
在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孔子時
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減不
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
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
見六典無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
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

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衞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衞反魯哀公時也自衞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爲儒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皋陶作獄必將曰皋陶也詰曰皋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

刑案今律無五刑之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倉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為父上書言肉刑一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經禮律言溢律何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咎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

為公家耕今量租鄒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
傭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鵰何帝王時門戶井竈何
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
旨挂蘆葦於戶上畫虎於門闕何放除瑞壁書畫厭火丈夫何
見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司吏令史無承長吏何制兩郡
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
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賞曰嚴上造何謂吏上功曰伐
閱名籍罷將何指七十賜玉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
苟以鳩為善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曰分六十爾之諸
自鼓之致五何故吏衣絳[illegible]亦聖何慎服草於腰佩刀於
右舞劍於左何人備著鈉[illegible]家吏居城郭出乘
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士造[illegible]何工生焉何地作書何人

王造城廓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
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
又不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
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互錯分明乖
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卿便給之
准無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偏駮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十二終

論衡卷十三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荅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

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

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况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之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删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一有日字）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胷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

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絕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胸中之才茂一有無字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迹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為功有力無助以力為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彊力之牛

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
人罷任車退卻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
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
卻退竄於巖穴矣河發昆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不流浸
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
決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
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
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
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
閭巷之深何時得達奡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
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胷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
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

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

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嚥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塪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礦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強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苽瓠不能傷篠簵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簵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苽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強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觔絕

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抗自衒者賈賤不讐案諸爲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酈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力而樊酈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

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為形通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

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
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
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
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
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
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覽者
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
覽猶爲閉闇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闇甚矣此
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
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
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諸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
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

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川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

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窻啓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窻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窻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胷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隣之庭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壙穴臥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

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戒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糅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脈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

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
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
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
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
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
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
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襃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
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
閒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
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
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空器在廚金
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

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鬬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鬬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

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御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膺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加字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不取或棄捐不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照然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法祖修益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末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

性好道樂學故辯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倮蟲三百人爲之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闇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倮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有扶風蔡伯

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
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
東成令董仲綬知爲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
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
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
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旣
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
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明之時讀
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
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
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
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

定字比矣六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紲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內藏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紲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强識世間多有著

書表文論説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説此爲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襃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胷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卽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倜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

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
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
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
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
故夫丘山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
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
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
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
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
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
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
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

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者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中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

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紲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尹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

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札爲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

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録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高末有周長生白

雖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荊楊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意雖奇論者猶謂稺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何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略非卻前退置於後

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爲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庭之義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

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者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爲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瞽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十三終

論衡卷十四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蓍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員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

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
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胷中之知外劬於禮
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
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
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
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於此將
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闇道廢則俗吏乘賢儒
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發天而腹法
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
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踝足之
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
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

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沈滯之留沈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也不崇一朝輒成賢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

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焱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焱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焱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爲貴蝗蟲之

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爲災麒麟爲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鶩飛輕於鳳皇兎走疾於麒麟蠹躍躁於靈龜蚍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爲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一有能字)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

先王之道載在胷腹之內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己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飡之謗諠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姦由早至以得盜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溫篇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渥盛凋物傷人夫寒溫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溫則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

之氣未必更寒溫也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
不爲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
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
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
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爲小
發不爲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
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
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在溝氣之在軀其實
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
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
之變在天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
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

聲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慍恚慍恚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

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
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爲變也如用刑
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爲萬物百
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
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
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
不溫往年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
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
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
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爲
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
囹圄空虛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

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爲明矣人有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爲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

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為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為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罰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

閒占寒溫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旦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旦暘反寒暘旦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爲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予乎災異爲譴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脈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

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爲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溫爲寒爲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

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鼓琴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琴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豆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爲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君二子觀見

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臭洿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貶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色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

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問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當寬惡也天復爲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況肯譴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返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僊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宜讀爲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

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爲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纆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俱倮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

惡也爲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
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人人爲羣黨也如束罪人以詣吏離惡
人與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
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失實
不爲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爲寒於寒爲溫於溫（一有寒溫字）此猶憎
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
必信也今熯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
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爲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
乃言天爲人君爲寒爲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
政天爲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
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
臧夫爲政教猶樹物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爲災乃言

天爲異以譴告之不改爲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𣪘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爲譴告誅伐猶爲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卽不爲譴告一有復告復字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爲

轉爲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反以聰察
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何以知其盲也以
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
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
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
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
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
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
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
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於文祖不
言受終於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
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

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
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
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
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
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十四終

LIBRARY OF PRINCETON
APR 18 1967
THEOLOGICAL SEMINARY
Folio
PL2716
.W24
v.3